

两封珍贵的信笺，一段绵长的缘分。老一辈文人的风骨、谦和与锐气，尽在字里行间，令人向往、追怀。
——编者



▲黄苗子、郁风夫妇，摄于二十世纪初

我与黄苗子、荒芜的一段文字缘

◆张宝林

1

宝林兄：

信及报纸收到，承关心《诗书画》，十分感谢。只是第二期内容贫乏，有负您及读者的期待，我们深以为愧。大概第五期以后（我们从澳洲回来）可能会好些。但办这份东西十分吃力，我是被迫上梁山的。我们都七十以上了，但愿有人承担这副担子。勿复。祝
春节好

苗子 2月12日

宝林同志：

大作已在今天《人民日报》“文化生活”上拜读，一字之褒，盛于华冢。我代表编辑部向您致谢。这个刊物的缺点还很多，画太多，新诗太多，而且质量一般，不耐读。如何提高稿件质量，真正做到雅俗共赏，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关。第三期好一点，有叶浅予、秦岭明、黄苗子夫妇西游记（新疆、甘肃之行）的诗画，比较吸引人。以后还准备出些专辑，计划中有张正宇、夏承焘、黄永玉、林锺等人的诗书画。还有香港、台湾专辑，漫画专辑，尽量求其不拘一格，丰富多彩。另外，我们还打算开辟一个《三家新村谈艺录》，每期发表一篇用杂文形式写的艺术短论，上天下地，古往今来，无所不谈。锋芒所向，耗子与老虎齐嚎，雅俗同钦，下里共阳春杂作。

遵嘱另函奉上《诗书画》一二期各一份，请文艺部的同志批评指正。（以下谈另事，略）
荒芜 1985年2月9日

这两封信，是黄苗子、荒芜两位先生写来的，说的是同一件事，就是我在《人民日报》1985年2月9日“文化生活”版发了一篇小文，介绍了他们主编的一份小报《诗书画》。他们见了很高兴，荒芜在见报当天就写了信，表示感谢。黄苗子是三天后写的。

《诗书画》是黄苗子、曹辛之、郁风、荒芜、李平五位先生任主编的一份8开小报，由山西出版社出版。主编中的前四位都是年过古稀的老艺术家，最后一位李平我不熟悉，不知年齿若何。这些大艺术家为什么要联袂办这么一份小报呢？难道是觉得现有的艺术报刊质量不能尽如人意，所以要亲自操刀，示范一下？

《诗书画》创刊于1985年1月。半月刊，每月5日、20日出版。我看到的是刚出版的前两期。只看到两期就贸然发言，实在是有点唐突，但诗、书、画都是我喜爱的；而这份报纸的主编黄苗子、荒芜又是我熟悉的前辈，不仅“久仰久仰”，也成了他们的“小朋友”（原因之一是我岳父母高集、高汾是他们的老朋友）；而且，那时我和两位老伯已经有了比较多的交往，得到他们的耳提面命。于是，便不揣浅陋，主动为他们当马前卒，写了那篇文章。

2

黄苗子（1913—2012年），广东中山人，是中国现当代著名艺术家、学者，集漫画家、书法家、美术史家、作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。有人说他是艺术全才，有人说他本身就是一部传奇，皆非虚誉。

早年黄苗子以漫画闻名，后期深耕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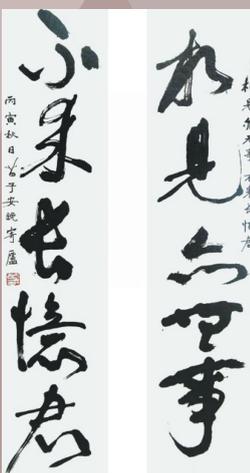
▲荒芜先生



▲当年《诗书画》报纸



▲2008年2月合影，前左起为黄苗子、杨宪益；后左起为作者、李辉、邵燕祥



▲黄苗子自书联

术史研究，书法则是个性鲜明的“苗子体”，行草篆隶兼善，作品被大英博物馆、德国科隆东方美术博物馆收藏。他的《吴道子事辑》《画坛师友录》等填补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空白。敦煌艺术、古代服饰等领域的研究也颇有建树。他出身于书香门第，父亲是教育家，又是同盟会会员。从小好交游，广人脉。民国时期，国共两党的不少大员都和他有交情。20世纪30年代，他是郭沫若、夏衍等文化界领袖的座上宾。

他是前后两个“二流堂”文人圈的核心成员。他与启功、丁聪、王世襄、杨宪益等艺术家保持终生友谊。他与夫人、画家郁风的“神仙眷侣”，更是人间佳话。黄苗子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

事，还是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荒芜（1916—1995年），姓李，安徽凤台人。著名诗人、翻译家、外国文学专家。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。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，曾先后任重庆《世界日报》明珠副刊主编、太平洋美军夏威夷华语中心教官、法国通讯社英文编辑和上海《文汇报》副刊编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荒芜著译甚丰。他不仅积极引介美国文学，还翻译过法国、捷克、印度等国的文学作品，并译介大量苏联文学和苏联文艺理论。晚年则专注旧体诗写作。著有诗集《纸壁斋集》《纸壁斋续集》《麻花堂集》《麻花堂外集》，诗话集《纸壁斋说诗》等。有趣的是，我大学毕业时，正是“文革”中期，曾被分配到他的老家凤台县工作几年，冥冥中已和他有了交集。

3

前两期《诗书画》，我是从岳父家看到的，很喜欢。当时，我也在人民日报社工作，文章写完就给了文艺部的编辑。没过几天就见报了。文章很短，照录如下：

小报与格调

读了新近创刊的头两期《诗书画》，不禁要叫几声好。

目前所谓的“文艺小报”不少，有好的，有马马虎虎过得去的，也有一些格调很低，令人不堪卒读的。据说有这么一种论调：“曲高和寡”，只有降格以求，才能赢得读者。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个“降格”上。别的东西可以降，报刊“格调”却是不能降的。为什么？《诗书画》编者说得好：“在现代生活的建设中，人们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，需要高尚的精神力量”，“提高”“高尚”，这里面就有两个“高”，格调低了如何能胜任？

格调高，并不是高深莫测。高雅的内容可以采取通俗的形式，通俗的东西也可以赋予高雅的表现。李可染的《九牛图》是高超的艺术，那牛却是俗之又俗的动物（至少在中国是如此）。启功的题诗是五言古风，朱牧子的小文短小而精辟，人人读得懂。这就是雅俗共赏。雅俗共赏还有另一层意思：作者中有的鼎鼎大名，有的则不见经传，正所谓“无论老中青，月亮伴星星”，清一色的名人，实际上是做不到的。

四开四版的小报，篇幅有限，正像四只小碟，如何配出各种花色的菜肴，是对厨师们的考验。由黄苗子等任主编、曹辛之任执行主编的《诗书画》的编者，是颇具匠心的。例如创刊号，四只碟子，各种菜点色香味俱全。诗有新体、旧体；画有国画、版画、壁画、漆画、油画、肖像画；书法图版则有五帧之多。此外，还有篆刻、题图、尾花等等，丰富多彩，引人入胜。

这小报还有一个特点，没有广告。这在当前众多报纸普遍刊登广告的情况下，是需要一点勇气的。

然而，这毕竟只是第一期、第二期。第十期、第一百期、第一千期呢？人们希望善其始，更善其“中”，但不要那个“终”字。

文章和信，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办一份有品位、高质量、带锋芒、雅俗共赏的刊物。黄苗子主张内容要丰富，不能“贫乏”；荒芜说得更明白：“这个刊物的缺点还很多……质量一般，不耐读。如何……真正做到雅俗共赏，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关。”我们还打算开辟一个《三家新村谈艺录》，每期发表一篇用杂文形式写的艺术短论，上天下地，古往今来，无所不谈。锋芒所向，耗子与老虎齐嚎，雅俗同钦，下里共阳春杂作。”他们不愧是大家，寥寥数语，就把刊物的宗旨说清楚了。我特别喜欢荒芜老伯仿落霞秋水

的骈句，真是令人拍案叫绝。

那个时代，言论比较开放，办刊物也不太麻烦。这个《诗书画》从酝酿到出版，时间并不很长。至于经费，我估计创刊时主编们不一定有固定报酬，主要成本是纸张、印刷、发行费用，这些应该是出版社或朋友们资助的。

但我一开始就有点担忧。办报办刊物，花钱如流水，如果没有广告，就要靠发行，发行到一定数额，才能达到收支平衡点，而这张小报，显然离这一步还很远。所以我在文章结尾处说，希望善始善“中”，但不要那个“终”。

《诗书画》越办越好，内容如荒芜所期望的，丰富多姿，雅俗共赏。每期的刊头，也都由书画名家题写，有费新我、钱锺书、吴祖光、钱君匋、周而复、楚图南、董寿平、赵朴初、谢稚柳等。但当年9月，出到第18期，刊物就停办了。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经费不足。另一个原因是年轻人顶不上来。无可奈何花落去。但这几个老作家、老艺术家为了一种理想，不顾年迈体衰，跃马横戈，亲自上阵，这种老黄牛精神，很值得我们钦敬。

还有一点，老先生们的谦抑、儒雅，充溢字里行间，给人印象极深。黄苗子老伯对我这个后辈也以“兄”相称，还用敬辞“您”；荒芜伯也用“拜读”“指教”等语，甚至有“一字之褒，盛于华冢”这样的吉语，真教我这个“小朋友”惶恐不已。

4

这件事之后，我和两位前辈的来往更多了些。那时，我正在学写旧体诗，而且也在《人民日报》下属的《市场报》编副刊。我学习《诗书画》的编辑风格，每期的刊头也邀请书法大家题写，还开辟了一个栏目《市廛杂咏》，请一些诗词行家撰稿。荒芜就给我写过好几首旧体诗，还介绍了他的一些老朋友写稿。最近，我整理旧信件，发现了荒芜给我的亲笔信，共15封，12封写于1985年，从2月4日到8月4日；3封写于1988年，6月、9月、10月各一封。最早的那封是关于我向他约稿的事。信中有这么几句：

“关于深圳的诗我写过八首，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寄了几首给《北京日报》，事隔一月有余，我以为他们不会用了，不料又突然登了出来。歉歉。那么诗就算了吧。日内当寄上与深圳有关的杂文一篇求教。拙诗油腔滑调，不合大人……自以为说了几句老实话，但未必有人敢登……”

荒芜的旧体诗，婉而多讽，意在言外，但有一些锋芒太露，难以刊出。每次向他表示歉意，他总是非常理解，说他年轻时也当过编辑，“便中揆还可也”。

我和黄苗子老伯的往来更多一些。他每有新著，总是叫我去他家取书。他的几本诗集，我都获赠签名本。他最后在三联出的那一套六册《苗老汉聊天》（七、八两册是他去世后出的），也是一个电话叫我去取的。

我还记得，1999年10月，我和太太为重庆“二流堂”堂主唐瑜作米寿，请了健在的“二流堂”成员黄苗子、郁风、吴祖光、丁聪、黄宗江、吕恩和我的岳父母等，还有一些家属和晚辈，共23人与宴。那天，除唐瑜外，年龄最长的正是诗翁黄苗子老伯，86岁。事先，我写了一副对子“百岁风云千岁宴，一流人物二流堂”，贴在墙上。这句对子的后一句，出自黄伯伯的一句话。过了几天，他派儿子送来一幅书法长卷，上面写了两首七绝，记录那天的盛况。诗旁有小注，诗后有长跋。除了名章，还钤有闲章数枚，堪称精品。这幅长卷，至今还挂在我家客厅正面墙上。朝夕晤对，黄伯伯那抑扬顿挫的粤语，犹在耳边回响。